

# 誰為麥加去麥加

王瑞珍

大約十年前——那時候還是二十世紀——我心中開始有一個感覺：二十一世紀向伊斯蘭地區宣教的工作，中國教會將承擔重責大任。

有這個感覺之後，我開始希望能到中國西北尋求印證。1998年機會終於來了，這一年我到了寧夏回族自治區，接觸了一些回族人士；1999和2000年我兩度到了號稱「中國小麥加」的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，甚至進一步前往青海省循化縣，沿途接觸回族、東鄉、保安、撒拉等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。

2001年仲夏，我按原定計劃，準備到南疆接觸維吾爾、柯爾克孜（吉爾吉斯）、塔吉克等少數民族。我先路過烏魯木齊，和《衝破靈界的黑暗》的作者小聚，當我向他道別，動身要去南疆時，他給了我一個「何奶奶」的電話號碼，說很值得去和她談談。

隔天，當我和朋友飛抵喀什後。第一件事就是先打電話給「何奶奶」，很快就見了面。以前我就聽說喀什有幾位五十多年前來此宣教的、碩果僅存的「遺老」，但是毫無他們的音訊，沒想到就這麼順利地遇到了，真是「踏破鐵鞋無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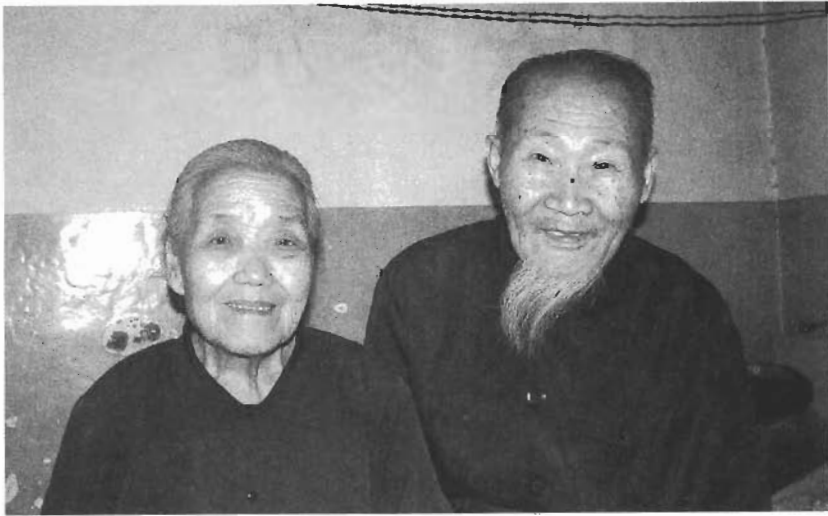
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」。

心儀已久的傳奇人物，忽然出現在眼前，那種喜悅難以言宣。更希奇的是「何奶奶」一點都沒有老態龍鍾的樣子，反而是口齒伶俐、耳聰目明、聲音宏亮、表情生動、神采飛揚。她談起自己和趙麥加等人蒙召西征，牽著駱駝走曠野路的驚險過程，她的表情是那麼地逼真，使我們也身歷其境、悠然神往。

「遍傳福音團」的故事，經由何恩證滔滔不絕地敘述，活化在我們眼前。我們本來以為只與她談一兩個小時，沒想到一下子四



回族大餅



五個小時已經如飛而去，很可惜因為她必須去別的地方講道，我們還來不及聽清楚前因後果，就很心不甘、情不願地離開了。

既然意猶未盡，第二年（2002年）夏天，我又萬里迢迢，飛過香港、廣州、烏魯木齊，再一次去到了喀什，再一次遇見了何恩證。在這個滿有異國風味和多元民族文化的古絲路名城，我們談了兩天。我們也看見了趙麥加，雖然他已經中風，講不大出話來，行動十分不方便，可是當他聽見老伴何恩證唱「遍傳福音團歌」、模仿他當年雄壯的低音唱「亞伯拉罕之神」時，當他聽老伴講到「傳往麥加」、「傳回耶路撒冷」時，竟然數度激動落淚。

趙麥加在十八歲時被上帝改名為「麥加」，那時他並不知道麥加是甚麼意思，他以為是「一粒麥子若是落在地裏死了，就會結出許多子粒來。」過了七年，他進「西北聖經學院」時才清楚「去麥加宣教」以及「傳回耶路撒冷」的異象。再過兩年（1946年）他就啟程遠征了。幾經曲折，在

1948年才抵達喀什。本來他以為會有機會從這個號稱是「中國西大門」的城市，朝著麥加的方向走出去；沒想到這一年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成立，西大門被封閉了。他雖然堅決不回關內，但也再無機會西進了！

2003年初，我有機會去耶路撒冷，當我打電話告訴何恩證：「我到了耶路撒冷了！」她竟然馬上回了一句：「你是坐飛機去的，不算！要用走的才算。『腳掌所踏之地』（書一3）才是你的。」她雖已高齡八十六，卻仍然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。她還是希望有機會走向麥加、走向耶路撒冷。但是，趙麥加真的走不動了！

既然趙麥加不可能去麥加了，那麼，當初他所領受的異象難道是錯的嗎？不！絕不！何恩證說：「我們已經走上這條路了，我們是同路人。主讓我們走到，就走到，主不讓我們走到，讓我們死在路上，我們也願意！」此刻看來，趙麥加十八歲時所體會的「一粒麥子若是落在地裏死了，就會結出許多子粒來。」也是完全正確的，趙麥加的確像一

粒麥子，埋在喀什。至於阿拉伯的麥加，應該是別人替他去了。

「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，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；卻從遠處望見，且歡喜迎接，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。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，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。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，並不以為恥，因為祂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。...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，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；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，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」（來十一13-40）

上帝沒有讓趙麥加和何恩證得著所應許的，很可能就是為了讓他們和我們同得——如今在中華大地，有許許多多的弟兄姊妹天天高唱「宣教的中國」，常常高喊「傳回耶路撒冷！」他們並不是空有滿腔熱忱，而是已經開始離開故鄉，遠赴異域，其中有一大批將會沿著絲路走向中亞、走向中東。

趙麥加雖然倒下去了，但是麥加的異象已經「傳燃」到許多後進的身上，已經「感燃」在許多晚輩的心頭。當上帝開門的時候，有許多人要替趙麥加走進麥加。

誰為麥加去麥加呢？是你嗎？

（轉載自《神國俠侶：西域宣教傳奇》，全文乃該書之「跋」，由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出版）